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言行録卷五

安化縣知縣沈佳撰

劉觀卧廬先生

字崇觀江西吉水人正統已未進士

少有成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淹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内艱服除遂堅卧不出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

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為築書院於虛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為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

嘗語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為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矣又曰吾幼時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為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

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為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昏喪祭悉如朱子家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

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吳康齋誦其言以語人曰即此足以知其操矣

吉中先後三儒孫昺劉觀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昺

曰貞孝先生稱中曰谷平先生而稱觀曰卧廬先生儒林記

楊守陳文懿公鏡川先生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

公自幼敏慧讀書日記數百言稍長工詩文下筆驚人大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題於牖以自勵王文

肅公撰
神道碑

改庶吉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
憲宗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啟迪進講武成篇曰論語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名閹樂之禍高居無為惟對嬖艷者啟祿山之亂何也葢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憂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利災以逸居逸以故

危亡久三陞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我婺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

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即删去公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録以進議者不能奪

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

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大禘乎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熈三祖自仁祖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時不能從何喬新撰墓誌

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以

來屏棄珍玩放遠竒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
可幾堯舜臣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内養勿深外資
勿博鋭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
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洛詢午
朝政事口奏畧節面領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名大臣
從容面議仍許諌官隨仗彈駮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
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
不偏於左右則内外交修始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

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上是公言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閲章奏皆自公發之

擢吏部侍郎時王恕為吏部尚書劉絡和與公為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黜陟人必視其忠邪易險愿奸為趨舍公侃侃言之恕率聽用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章三上請解部事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

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上不許弘治二
年卒
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
元史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及方黄死
事諸臣皆湮没不傳及今蒐采猶可補缺景帝已正位
號英宗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群臣疏留
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録宜宣付
史館以備遺忘並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神道碑

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牾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公獨壯之後喬新列侍從遇大事或縮恧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喬新愧謝之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

較定群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扵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扵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為滛者自作孔子必不録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扵言表如此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為文師昌黎學師伊川涖官精勤嘗與公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何喬新椒丘先生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尚

書

父文淵吏部尚書公少穎異年十一通鑑誦說無遺病

陳子桱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

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羲軒附不經之談書

遼金失内外之辨為周殷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

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

聞為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期自公之暇凡

書有異種輒從假録藏至三萬卷無不校讐林貞肅撰神道碑

公髫齔時有奇質讀書問辨出人意表嘗以宋趙普事質於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逄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吴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周畏菴集

為秀才時不妄交人布衣蔬食蔑如也公孤介嚴冷執

法確然不可移積忤袁錦衣伺之無其隙大僚大奏讞
大制作皆出其手副憲八閩擒豪强捕海盜減礦課罷
牛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卓偉不瑣屑簿書長臬河
南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問者盡鐫暴坐法去出鈞州
殺人冤獄歲饑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
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
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户北人入邊設伏灰溝
橋斬獲甚衆名為刑部侍郎小王子又入邊殺邊將幾

輔震驚紫荆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為必擣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異服異言録罪囚第徭役行賤糴經畝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太平之大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

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内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觀察於汴都指揮武成德公嘗薦閫職贐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 謇齋瑣綴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擬之范之文正忠宣弘治

初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悦並係時望稱大老嘗兩得疾景皇帝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蔬肴雖禄世二品常守儒素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已而聲色澹然神道碑

先生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門人蔡清撰傳

掌刑曹屬吏畏其嚴明拒絶請託或脇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集註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諸書

歿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於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敭歴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為文

椒丘先生與羅一峯書曰近得陳公甫二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

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所以入道者不外於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教乎又曰不須廣覽

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與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工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絶類離倫乃可以得道與至於林緝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與凡此數說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為可駭不知公甫何為而然也豈所謂智者過之耶

彭韶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尚

書

公除刑部主事改署員外郎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而顧朝廷汲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疏入詔獄宥復職外戚周遵請田命公往勘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地有高下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復詔獄得釋並宋端儀撰行狀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所至黜奸蠹卹民隱剖决疑獄甚多錄朱門問答有及時政名曰政訓以自儆廉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 林俊撰神道碑

為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輒亂舊章又劾太監梁芳弟鎮撫梁海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芳怒且中傷公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忤旨調貴州未幾吏部尚書尹旻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

遂陞副都御史廵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靜明法禁吏不敢犯

孝廟初以薦召為刑部侍郎廵視浙西劾罷不職守臣尋勅公整理鹽法公繪竈户𩗗淋熬負折閲朋償之苦節為八圖以獻召入為吏部左侍郎與太宰王公恕協心銓裁人不敢妄干以私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慎官爵四事其正近侍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令軍馬錢糧

等類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
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寛
宥是失刑威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第宅踰制
服食求奇於斯極矣惟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明克勤
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賢遠佞
媚而斥奢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願執其要自今午朝惟
議經邦急務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在彼同

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上嘉納之

陞刑部尚書公掌刑憲務明慎而以忠恕為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行於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姦也謹於守法而亦嘗有法外之意行狀

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廵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

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𠇍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即𠇍他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所著有國朝名臣録賛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其心以

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牖閲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鄉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宋端儀撰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

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概皆屬心焉詔
學有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廉問貞風今謚不副行
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
佳曰孝宗初年從吾先生與王介庵何椒丘數公並
以碩德偉望為大臣致隆平之治行義達道非本之
學者粹乎
公上漸不克終疏云初年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
禮嚴矣近間諸鎮守內臣貢獻方物於皇妃或加中宮

上又褒榮其家幾與前朝后家等此正家未終也初年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深矣近增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輒宥勿罪所請輒從此防微未終也初年罷天下貢獻儉約之德著矣茲復詔鎮守內外等官獻方物此持儉未終也初年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公卿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諸司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

張元禎東白先生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家偉器都御史韓雍得其文奇之以為有千里長江之勢

公為編修屢建言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

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學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三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沉潛性理之學玩心高明廷臣交薦其學際天人當今鮮倫宜大用皆不起

弘治初名修憲宗實録進春坊左賛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録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名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

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名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學士仍侍經筵日講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宫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王文恪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遇二弟有恩甞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戸而公屹然中立作易

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録家語解要皆未脱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脱蹊徑晚就平實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被名益寛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為貶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李東陽撰墓誌銘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貞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稱相與規切學者稱東白先生

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故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云國朝理學名臣傳纂

先生進所著太極論上寘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好學如此皇明紀畧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楓山語錄

陳白沙曰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内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圃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先生曰此道人多於動處失之故君子用力於動時較之静時尤緊志其動而已有所嚮者於是不有所持鮮不竟為物勝故必卓然自持做得主定如師行有律縱旁突衡衝堅不可撼如砥柱有根縱川翻海立屹不可揺若是然後為善抑此非主於敬不能蓋心主一身而敬又作主於心者敬立則群邪自無間可投而志不中撓苟為不敬則中失所主雖鋭意以前而乘虚瞰隙攻奪之者紛紛猶之孤軍被圍於曠蕩之野壁壘不完士氣

不作將不成禽者幾希又如帆漏舟於奔流駭浪中未有不檣傾柁折而沉以覆者或曰然則敬若何用功曰程子云主一若何主一曰程子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心一時若何曰謝上蔡云常惺惺常惺惺時若何曰尹和靖云心中更著不得毫髪事用力於是始則生久乃熟不可放下須習習則熟熟則志不待持凡有動自無能奪者矣持志軒記

仁之道大矣公不足以盡之而謂公非仁不可愛不足

以盡之而謂愛非仁不可蓋仁有小大有淺深有生熟大而罔不該深而莫可測熟而無所勉仁矣然一念之萌公且愛焉亦仁也一言之宣公且愛焉亦仁也一行之力公且愛焉亦仁也仁豈有間於小大於深淺於生熟也哉譬諸千紅萬紫固春也而一葩一藼獨非春歟千歧萬派固水也而一涓一勺獨非水歟千門萬戶固宮室也而一扉一牖獨非宮室歟君子於是乎有以識仁之為道焉

仁軒記

朱子語類大全一百四十卷宋導江黎靖德之所編也朱子遺語之在天下者蓋搜訪盡扵是矣愚惟此編皆朱子門人之私録非其自筆之成書也其中語意不無失真且所答問或在未成書之前見有未定全在觀者之自有以擇取之殊與讀朱子之成書不同也朱子成書之行世者蓋嘗自言平生精力盡在四書學者誠能扵其所註沉潛玩索省察體驗使此理已瞭然心目之間而更參諸此編以博之則四書中或有論議所未及

著明所未盡又或有引而不發者將於此編盡得之如是則此編之有益於學者不小茍或於其成書尚不能究極之而欲泛觀此篇以炫其博愚恐如航海而無舵茫乎泛焉不得其畔岸而此編止以充其弄筆簸舌而益張虛駕妄之謬其深為有害不徒如程子所云轉使人薄而已大抵聖賢之言皆所以發明斯道道即聖賢之心也聖賢之心不可見可見者其言耳然自孔孟後千五百年能因聖賢之言而得聖賢之心者曾幾何人

直至有宋周程張子始復明之而朱子又因而大明之其所言多千五百年以來儒者所未聞今學者幸成誦其遺書必當因其言而究其心使吾心與其言契而為一使其言與古聖賢之言契而為一不徒在於書册之上文字之間是為得之不然則其言之詳且盡使人一目盡了一旦盡得如此編然殆不如精且奥者可以令人深思力索而自得之之愈也於戲君子之為學何為也哉為此身也為此心也此心之體雖極天下之大無

不該此心之用雖極萬物之理無不貫然非格物致知以明之則一理未知而此心有蔽此心有蔽而欲望其措諸躬也無不當難矣讀書格致之至要者也而精於四書尤讀書之至要也凡天下事得其要則力少而功多況於讀書讀書而不得其要縱盡天下之所藏亦一學究而已其於身心何所益其於聖賢之道何所得哉

重刻朱子語類大全後序

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與彼外教有大不同處蓋外

教實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世士汚陋者固不足論而高明之資多被引去誤了一生可哀可惜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者然有總有撒徒知囫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是烏足與語乎此又有一種狂生畧窺影響便爾吽噪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嗤簡策為糟粕卒至顛瞀老死尤為可憎可憫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差異不高遠

不粗率不放肆彼言動之差異或務為高遠粗疎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

添進日講并東宫性理等書疏畧云聖學有大本焉本立則道自充聖治有大要焉要舉則效自著非心學理學之明則不可得也心學與理學體用相資初非二致心存則理益精理窮則心益睿二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此即帝王第一等之學也其説散見於五經四書巨細精粗固甚明白但求

其直指根源提挈指要則莫有如宋大儒濂溪周子之
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而洛陽程子定性之書新安
朱子敬齋之箴則用功之尤切者也伏乞皇上萬幾之
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則主靜主敬之說亦既有本而
得其要矣日講之時命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
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或每月每旬專定一日或
二日獨命臣講解紬繹熟復優游厭飫庶幾一得之愚
以少裨聖明之萬一焉臣請究言所謂心學者非如異

端之寘心扵虚無寂滅也必扵日用之間細驗真心之發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之類由是推而充之使皆油然而不可遏沛然而無不達如是而後真為心學也所謂理學者非如俗儒之費功扵記誦詞章也必扵講學之際務造真知之地如聞談虎傷者之容色獨變使凡身心事物皆有以究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如是而後真為理學也然此心此理又必静而養之扵不睹不聞之頃默而存之扵無聲無形之

表使其功益嚴益密而無少間隙其本益深益厚而無少滲漏庶幾心與理相涵體與用相資其所發無乎不當其所知無乎不精但見此心此理在日用間常潑潑而無滯無虧常惺惺而不昧不息好善則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惡惡則如水之必不敢蹈而恐溺火之必不敢近而恐焚如是則以宰制天下之萬物應酬天下之萬變渾是天理而私欲淨盡吾心亦天地之心吾化一天地之化即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也

聖賢千言萬語其大本大要皆不出此皇上既有帝王
第一等之資復能加意於帝王第一等之學則致帝王
第一等之治何難之有云云又曰竊惟自天子至於庶
人行莫大於孝孔子自謂行在孝經又三代盛王太子
與秀民同入小學亦同入大學不惟讀書而又誦詩蓋
學雖有大小小學實大學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其讀書
欲以知政事而誦詩則善者可以興起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逸志而感化人心為尤切今孝經詩經小學俱有

朱子考正集傳等書而朱子感興詩及訓蒙詩亦皆繫要乞將孝經詩經幷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同尚書論語講解止是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挑誦一二十字以見殿下之留心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命內閣節取有關於綱常治亂民生艱苦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委臣講解庶幾殿下聽覽不煩而事皆有益此於睿德補養非小云 纂東白文集

先生居常以經濟自任晚益造詣宏深四方學者摳衣就正無虛日脫粟一盂與對食而已方家食時天下人競以名儒碩輔歸之後受知孝皇獲殊遇前席聽講而忌者浸衆附和者醜詆之亦甚林尚書俊曰先生登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二考而詆之躁競無乃入宮見妬抑嶢嶢其易缺耶庸庸厚享終其身未嘗一日去位者何限何詳此而畧彼也鄭端簡悲之曰毀譽何常朝玄暮黃諒夫皇明書

陳選克庵先生恭愍公

字士賢浙江臨安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廣東左布政使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為文理致深邃讀之有味

吳文定公寬撰傳

舉進士為御史成化初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救羅倫論李賢奪情非理綱常偉議倫不

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昻諸大臣不職出廵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而貪吏望風引去至今稱前有韓雍後有陳選

公董學政南畿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倖者耶何可犯也都御史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公言動循禮規約簡明論訓生徒必求踐履力變浮華令諸生讀小學書暇則習古禮徧歴郡縣居宿學宫默然端坐以身為

教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皁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言行畧

公為河南按察使公廉不畏强禦時中官汪直被命廵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嚴義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不可犯攺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容

疏直專擅罪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辨寃獄尤不畏貴倖中官弟逼取寡婦奪還之有提督市舶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户苦於供需公特減去三十人其後番人販海求賄及市獅邀賞公疏言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國事竟止中官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逮公

赴京廣人號哭挽留者千萬計日夜從公者數百人至南昌病卒正德中贈光禄卿謚恭愍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黙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録於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客至瓦器蔬食而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輛

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吳寬撰傳

按先生力行敦篤其小學註尤精確有功於後學佳

公卒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斂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斂以時服公志也

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公有子云並名賢録

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守溪哀詞序

小學句讀序曰昔二帝三王我朝一祖四宗之道統聖天子既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騖空文無以贊道化也復慨然俞商相國之言語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

盍亦思所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讀其辭而已耶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道化

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騖空文乎夫為學而不嚴諸已不踐其事誦説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天下家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

劉念臺曰陳克庵先生地位甚高官廣東布政為中使訐奏被逮卒於途時暑月友人張東白殮之以絺衣曰成先生志也既卒黠吏張聚走京師抗疏訟寃中使賄

之不變由此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非在官黜陟賞罰出於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又如是吾有以觀先生存誠之學矣山陰要語

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麤糲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於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行於世

公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糊封

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扵人耶至誠相臨無不感動

張東白稱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植之也深其發之也耀其持之也恒以其沒為世道之不幸云明書

初閹韋眷為公所抑沮誣奏公黨比高瑶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廵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褧使誣證獄褧不從行等阿眷執褧考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

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竟誣罪奏奪公官逮至南昌卒張
聫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
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揺惑於其母豈成王之
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
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
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
孤忠了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
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

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
橫行胸臆汚衊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
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為選罷黜實
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
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
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
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
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詬夷

齊為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家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俟毒一至於斯司勉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

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弟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

謝鐸文肅公方石先生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

公資性澄朗機神警悟弱冠與同邑黄孔昭友以古人

自期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昔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願陛下求賢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以立大本大本立則萬目自舉未幾請告名臣録

預經筵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虚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内多慙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是不能擇善

也唐玄宗初年勵精圖治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仙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純皇帝頗有偏好公以此諷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

丁內外艱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為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明年吏部趣起堅以病辭閉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登眺方巖雁宕之上仕進之念泊如也孝宗即位廷臣交薦會修憲廟實錄起入朝供事史館書

汪直王越開邊事最直陞南國子祭酒以廉節為教士皆刮滌有以請託自愧者又疏上國學事宜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論祀典畧曰孔廟從祀萬代瞻仰教化之原龜山楊時程門高弟衍延平派新安足衛吾道而不預從祀吳澄忘君事讎跡其所為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況二人皆太學師廟祀黜陟不可不正尋以師道難盡疏請致仕不許條上教人斂財之術明年致仕又累薦給事中吳舜請

訪求儒臣有彷彿程頤朱熹者以公名上十二年即家拜禮部侍郎掌祭酒事力辭不允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其為教如在南雍時因地震建言維持風教事願正禮典以究明倫之實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學校以明倫也人倫莫先父子顏曾思三子配堂上而父列廡下有是理哉宜别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廡神靈安妥倫莫大君臣

吳澄為宋遺臣而覥顔受元官禄名節掃地宜斥又請
差京考以重科舉歲貢考試果通方許受職禁納馬納
粟入監以清風教之地上從其議
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
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搆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
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
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羨金不
私入一錢凡所建白皆師古意持獨見未始有狥俗希

人之意

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年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

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肅

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回互非其書不

讀非其友不友非其時不仕家居稍有餘財姻黨知識

困乏者皆有周卹蔬食布衣囊無長物鄉人方正學殞

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所著

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

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録赤城新志論諫録祭禮儀注公甞曰我太祖有度越歴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伊洛淵源續録序曰昔晦庵先生甞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歴履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授受者萃而録之曰伊洛淵源以見聖賢之所

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原委與夫出處歷履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録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與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録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録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没而聖

人之學不傳其騖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遂其貪競之實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為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

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貎續極知妄僭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録其概而摭其説如此後之君子脱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何喬遠曰公不就國子之命孝宗促起之可稱一時明主知遇之隆

公居朝汲汲為忠而常恐媿乎其禄居家汲汲為義而常恐媿乎其生作為文章以綱維人倫為宗剖白事實為用以抑揚邪正為志以遺外聲利為情嘗擬皇明鐃

歌十二篇上於朝以鋪張太祖功烈之盛復推明太祖聖德大訓作明明烈祖詩十二章上之以為繼述守成之助

羅倫一峯先生文毅公

字彛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仕至翰

林修撰

先生生時有奇祥補郡庠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

惜其貧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勿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火患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墓誌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成化廷對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焉說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

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内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是非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先生以犯顔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先生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

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先生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

世之知先生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而勿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

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並白沙撰傳）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皁隸錢自是遂為例獨先生不受（鄒智撰遺事）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吏皆

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先生遂得免遺事

先生嗜學好古篤志力行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飢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

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青天白日云鄒智撰事狀

先生既謫福建市舶未幾李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於上始復官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有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菽園雜記

陳白沙論曰公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公

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公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公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傳

一峯平生念念不忘天下 白沙語要

章楓山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楓山語録

楓山謂一峯分明有曲肱蔬水浮雲富貴之意

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問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仁為已任死而後已由舜正充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者乎王浚川語

馮少墟曰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來所以能完名全節民到於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只緣胸中以氣節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疑思錄

先生所註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一峯集所刪訂三

禮攷註藏於家

先生少事邑人鄧淮受胡氏春秋淮老儒方嚴無矜色

惰氣無傲狎謹於古禮而先生遂有立志

先生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鹹之

味

陳石齋曰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郛廓為庶士依托

為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鷟為鼓萬物

之風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

又曰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録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頽貧賤而不為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已丑之夏予遇先生於南畿盍簪之歡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别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還之文予贈先

生草亭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己公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勿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復仰望於何誰 石齋祭墓文

邵二泉一峯書院記曰惟公天資剛毅守道不回而充之以博養之以正早貢於鄉已負重望及憲廟之初親擢進士第一其所對策援古證今指切本要詞嚴義正誦者起敬故程文未行而海内已録傳之人之視公有漢董賢良之風焉既而入翰林為修撰未及數月即有

扶持綱常之疏上忠於君以及輔相新進儒臣能為天下大計遠慮如此固非尋常摘劾之比論者方之唐子方其事似同而義則遠矣至其改官南都時忌者已去以公之望少假歲月公卿可待而竟以疾歸蓋公之仕在行其道而不以位為榮王曾之志錢若水之節公實有之觀於其退而進者可知也嗚呼道之在人有正大之體有曲成之用自聖人以下多患不能兼之蓋其體不能協天下之一故其用不能周天下之殊即使幸有

所成而正大者或病矣豈曲成之謂哉故觀士於今寧正大而有過毋寧曲成而無尤是則公之進言人曰太許君子曰忠公之去位人曰太激君子曰介固非誣且過也雖然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公之德如高山大川此天下之同稱也而才藝勿與焉則世亦不可謂不知公矣實自童年游於庠序即知慕公及宦遊中外知公為詳誠有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則於斯舉亦烏能後哉

羅念庵一峯先生集序曰天地有義氣太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斂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慘而爲霜雪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物欲忘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我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

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譚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攺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癖或疑

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
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
慮哉洪先自㓜聞公於人輙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
身私淑之然止羡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
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
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鎪慨乎於其辭沛乎於其氣
而皎乎於其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
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

烏可以空文為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明文奇賞

按章楓山與先生論鄉約書云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有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

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草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强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

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罰不省若
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
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自死罪有司讞於公
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
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
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
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

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

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

陳白沙與先生書曰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是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葢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

先生曰凡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

不正其桅可乎氣質有偏則有病偏扵剛者病躁急病褊狹病粗疎因其病而克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寛容粗疎者克之以謹審然後可也然非心存焉則已熄而復然已抑而復長病證雖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為可也吾非剛者有剛者病嘗試驗之粗疎平時居多躁急褊狹則因怒而後見焉情之發也惟怒為難制方其來也突如焚如震如乘時而應之則有不勝其悔者矣必堅忍而力制之俟其降伏静定而後

徐而應焉則不中不遠其悔寡矣

佳

按先生用功如此而猶有如楓山所規之失甚矣克已之難也又曰觀白沙楓山二書先生得良友切磋之益如此

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證不形如是用功方為第一流人也若徒務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其中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卒遇狂飆巨浪舍柁而

惟篙櫓是仗焉吾見其危矣與謝元吉書

非程朱書不必泛看蓋無許多精力又恐惑人也柔克以剛偽克以誠怠克以勤慢克以敬須先正容體告陳直夫

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必淨洗而痛决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

聖人則可以為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
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者
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噫
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飢之食渴之
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
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為
之不必刪定述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
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

與劉素彬書

君子不患於無過而貴於改過聖人亦人也過而改之至於無過則吾亦聖賢而已

夫得深則誘小内重則外輕是以飽乎仁義不願膏粱令聞廣譽不願衣繡顏回陋巷原憲環堵夷齊餓於西山閔損辭於汶上皆有得乎此也近世大儒有下第者

其言曰今秋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弟侄研磨義理猶舍荆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為憂則其念慮之差與世之醉夢富貴何異又非特一語默喜怒嚬笑之過而已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禄仕固聖賢之所不棄但不可豫以得失置胸中耳與明三叔書

人之生也靜感而後動生焉性靜也天下之大本也情動也天下之達道也心統性情妙動靜之主也敬以居

之養其靜而制其動也子思子曰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養其靜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制其動以養其靜也能制其動動亦靜靜亦動動靜一矣是故敬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明明而後能誠誠則動靜一而幾於聖矣故聖賢非性生由養靜以至之不觀於水乎聖人之心由止水也沓至而不亂善應而不藏主於靜以一其動也衆人之心猶潢汙也澄之久則止止則湛一而照萬夫豈由外而得哉制於動以養其靜也程子曰靜然後見萬

物皆有春意此之謂夫

靜軒說

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心之不偏不倚中之體也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事之無過不及中之用也中為大本者其體無不具中為達道者其用無不遍夫是之謂大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扵我矣物不交扵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

天也天人合一則天地自我而定萬物自我而遂中自我而大矣豈有待於外哉大中書院記

按非人也天也謂純乎天理之流行而已

先生告門人曰反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為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法入自小學近思録始如廣東陳公甫者其人也又曰君子視名譽為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於謀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為拙噫安得

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先正要語

張淨峯岳撰書院記曰一峯先生初入仕即上疏數千言論大學士李公不當起復落職提舉泉南市舶司未幾召回守資南都即浩然棄歸天下既聞其風而高之比歸杜門講學不以世事屑意而尤嚴其節於辭受取舍之際俊偉明白必欲得其本心而後已故久之而天下益信服焉嘉靖己丑春按察副使萬安郭公持平巡歷至泉以先生嘗謫居於是也而尸祝之典未舉乃得

城北叢祠一區請於廵按御史聶公豹斥去淫昏之鬼率郡之人士奉先生神主而舍奠焉既又治其齋居講堂下擇士之有志者居之延鄉進士王宣顓職其教夫以先生風烈之盛去之千百載聞其風者猶將低徊嚮慕不能自已而况神靈精爽睠臨兹宇登降出入如將見之有不反身警惕求無愧於先生之心者乎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推其所為所欲之類至於穿窬同科夫士者之不為穿窬必矣孟子

復云爾者幾微審察之間一有未至其陷溺必至是爾是故人苟得其本心也雖嘑爾蹴爾之不受乞人行道之人之心與不受千駟萬鍾者無以異也如其苟焉以遷就扵功利而已則桓文之所以扶義而伯良平之所以挾術而謀亦何以異扵穿窬者哉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先生所以窮終其身困約而不肯少貶以狥流俗者其不以是歟

章懋楓山先生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尚

書

公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

為編修甫四十日內庭舉張燈故事命詞臣賦詩公謂

莊昶黄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

志明日同上疏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闕下左遷臨

武知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李賢起復非禮亦謫官

又稱翰林四諫未行改南大理評事兩朝名臣記

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任勘獄牒剔吏蠹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託清軍以擒泰寧之魁先行賑濟以平尤沙諸盜善政卓然然不得盡行所志嘗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須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不以吏事名名臣言行畧

考績赴部疏乞解官冢宰尹公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

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鬢髮鬢早白亦可謂老疾矣時年四十一竟得請從子拯撰行狀既歸跡不入城府閉門讀書畢心體認之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先用用必副功力耕自給四方弟子執業問難者常數千百人名卿隱士接軫於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勿暇詰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删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弘治十二年名謝文肅公鐸為北監祭酒

名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謹槼度尚德化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省晝夜悲泣公令歸或謂無例公曰吾寧以此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增城湛若水既得舉不應試聞公莅監特往卒業焉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不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

王陽明謂先生為國子祭酒屢疏得請及後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乃服公先幾云

五年陞南京太常寺卿辭六年陞南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許致仕嘉靖初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六

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龎朴即之和厚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已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

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欲衣服飲食器用宮室隨寓而安行藏去就以時而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名臣傳

公家故田居諸子躬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南司城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后渠雜識

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

然曰薪水之資脫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急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奈何紿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畜德錄

公曰吾平生一切無玩好惟好古書而已在閩胡文定公裔孫送寫本致堂管見一部因問其家有重本否云止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與刋之不敢為已有也

公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公言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華侈好華必至貪得居官決不清白並言行錄

公雖退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其學以關閩濂洛為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一時同志若羅一峯胡敬齋謝方石莊定山皆極推許焉六先生正學編

先生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

邪侈之雜論窮理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先生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材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論風俗須傚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吕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名臣記

門人董遵道稱公學由乾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艮焉殆深於易者也姜僉事麟亦賛公蓄德深厚憂喜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

楊文恪公廉贊曰儒雅如黄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佳曰先生誠確似何北山精專似許白雲真可謂紫陽之正傳盛代之醇儒也

羅一峯與張都憲書曰予友章德懋議論甚有源委似

負經濟之畧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當必有所禆益

先生嘗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又曰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門人董遵道錄

羅文莊公贊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學問德容之温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

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盖未易為之形容而粗能狀其大畧者也

楓山屢徵不起蔡介夫與董遵道書云聽章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為國家添一人物寳善類編

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制折衷於道而定矩焉

文懿村居無屋有司送一廢尼寺為宅寺惟破屋有小

樓二間甲至礙冠公終日宴坐其中或作文構思必起行繞屋紗幘數觸殊不為意瓶米時乏常以麥屑置飯粥中門人吳一源往候之輒見拂鬚而出麥屑沾滯亦復拂拭不盡常云吾人居處窮困每頌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只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為法何元朗集

際叔陳氏曰楓山學術醇正氣象端嚴可與薛文清方

駕其他諸儒未之及也

先生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

先生在南監時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云云乙丑孝廟賔天而劉瑾擅權武宗朝無一不驗（谿山餘話）

黃傳

字夢弼蘭谿人

從楓山先生游潛心理義之學以名節自礪登洪治庚

戌進士授江陰令興學勸禮威强梗惠良善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當行民奏留之三年擢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殮貲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曰病餐藜藿神尤旺卧死溪山鬼亦清著有白露集及江陰縣志

應璋

字德夫永康人

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黄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

苦工夫佩服不懈楓山稱其純篤以貢授徽學訓導再遷羅源教諭正已率人士皆樂從其教致仕歸年九十終學者稱為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畧等書

董遵

字道卿蘭谿人

受學楓山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為奇士貢入禮部授南昌學訓導值蔡虛齋邵二泉

兩先生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陽教諭遷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為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儋石儲而事親曲盡孝道著有金華淵源録及文集若干卷

程昌

字時言祁門人

弘治間領鄉薦謁楓山先生於南都受學而歸登進士

授蘄水令以最擢御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二日諫止廵閩粵俱有平賊功嘉靖初侍經筵尋議大禮援引經典反復数千言出為湖廣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閒居二十年餘惟闔户著書不通問謁

陸震

字汝亨浙江蘭谿人

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古人自期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並著民立生祠召為兵部主事轉

員外郎時江彬怙權車駕多遊幸公抗陳仁義之疏幾
獲重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
中外洶洶懼變莫測公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
吾何以禄為遂與同官黄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
天下彬銜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梏跪於廷五日
三訊三杖而死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南海子玉
河七鐵柱齊折如斬而駕亦不果出初公在獄時瘡病
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之句又與黄公講

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嘉靖初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廕其子有司為立祠祀之

楓山先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受易履繩蹈矩非禮勿行登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當官所至皆著聲績卒謚恭惠

莊昶定山先生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吏部郎中

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黄仲
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遣郎
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令各賦詩内開花果
烟火等項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
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即位之初
下温詔放田租絶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
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
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

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況兩廣勿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敵乘虛勢將大舉又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

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
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
人謂此直微事細故然止添器惡肯酒停露臺古之聖
帝明王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也疏入謫桂陽州
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行人司副久之
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
廵撫王公恕訪於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先

生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名臣錄

先生自少頴異長益不羣貌古心夷學博志大胸中多奇而温醇和易使人愛好為詩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變自先生始羅倫以議論風節驚服一時陳獻章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於二公慕其道德咸與之遊知有善而不知有已於是善類爭自濯磨矣林光撰墓誌

先生持身慕伊川法度嶄然而難犯接人慕明道和氣

油然而可親嘗曰天生聖賢為世道計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及孔子之扵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扵聞見入耳出口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所著有定山集為人瀟然洒落望之知為德人其學大要以默志忘言為宗與獻章相類弘治甲寅先生被薦名用廵撫何公鑑躬詣勸駕先是冡宰王公恕輩

起先生皆以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今特旨不敢不行且丘瓊臺嘗言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不行罪可逭乎入京陛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邰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君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

三揖不跪冡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明年赴通政司告行自是屢告部不為題處越明年遇考察尚書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湛若水撰墓誌

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静修詩酷愛之近得其數十篇横逸盖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柴墟集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熈氣質甚平果决不如沈真卿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决有真金百鍊之剛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真卿而已語要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墓誌

天機滿眼欲誰看到處逢人一語難此學平生眞問我無絃琴自不須弾

妙極吾心果到時傍花隨栁也無詩五經若謂眞糟粕只恐人間未畫知

太極乾坤自古今許將圖說到誰深白頭萬古翻公案惟有元公得我心

古今吾道最難精每與空虛佛老爭肯識一毫千里意人間直拜李延平

題靜學 卷四首

斯道乾坤自古今濂溪主靜獨吾心孔顔樂處真何事願與諸賢更一尋

舉業經書也聖功人間道眼費圓融夜來睡醒羅浮夢月滿秋江數十峯

陳白沙與羅一峯書曰孔晹承親之命而仕不如此則逆親之命以全己殆非所安尹和靖一日告伊川曰吾不復仕進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尹歸以此意告其母云吾知汝以善養安知汝以祿養乎尹遂得不仕若孔晹之親能如尹母則可以和靖責孔晹矣

白沙寄詩曰影響驅馳真自勞風流今古幾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巖徑無風松子落翠屏終日白雲交定山樣子從來別詩變堯夫酒變陶

公父感風疾僵卧者五年公扶侍不少離父没柴毁遂以疾不起時陳公甫渙然於本心公與同趣每言當於經書傳註外超然自得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

明儒言行錄卷五